

艾莉丝或真正的生活



克莱尔·埃切勒利著

当代外国文学

艾莉丝
或
真正的生活

〔法〕克莱尔·埃切勒利 著

沈志明 郭安定 陈树青 译

管震湖 校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Claire Etcherelli
Elise ou la vraie vie

Éditions Denoël, 1967.

艾莉丝或真正的生活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字数 17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9 插页 2

1980年1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50,000

书号: 10208 · 4 定价: 0.59 元

第 一 章

要紧的是，别去想。就象对一个四肢骨折的人说：“要紧的是，别动弹。”别想了。把昨日的情景推开，把那一去不复返的时光的画面排除。无非就那么回事吧。别想了。不要去回味最近一席谈话的最后几句。一分手，说过的话就算完了。你瞧这个季节的天气多好，你瞧对面那些人回来得多晚。把精力消耗在琐事上。从窗口探出头去，津津有味地观赏街景。外面行人来往穿梭，其中几个工人手上拿着卷起的空干粮袋。酒吧间大概人满了吧，现在正是拥挤的时候。今晚总会有那么一些女人幸福地呆在一个自由自在的地方，在一个浮岛上，在一间只有他和他的房间里。离开窗口下去吗？街上肯定会有好事在等着我。人行道上尽是些男人，个个都闪着寻求快活的目光。可我不喜欢这种萍水相逢的把戏。我要登上一条船，向前驶去，永不停歇。一会儿上船，一会儿下船，——我才不干这种事哩。用船作比喻，是从我弟弟吕西安那里学来的。他曾经给安娜写过这样的句子：“我一定要给你搞一条船，在大海上开辟一条谁都不敢跟踪的航路。”此刻该有七点钟了吧。多好的天气，这才是真正的六月，傍晚不冷也不热，使人想到：“到底是初夏

啦……”作业线七点钟停车，人们马上就要涌进更衣室了。现在我开始度过我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晚上。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房间。安娜会来取钥匙的。应该向她道谢。她不会大惊小怪的。这个女人从来不问长问短，讲话从来都是用现在时。^①她既不是出于谨慎，也不是羞涩，只是冷漠到家了。吕西安希望我们俩做朋友，但是安娜既不需要知己，也不需要顾问，更不需要恩人。而我也已没有交朋友的习惯了。十三岁上，我有过一个“终生”女伴；到了十五岁，就只有几个爱挑刺的同学。不过那时候，我已经只顾护着吕西安了。就在我十五岁那一年，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了吕西安。先前，弟弟睡在厨房里，每天晚上搭铺，早晨拆掉。为了赢得弟弟的心，我把他最希望得到的东西——这间四四方方的小房间——让给了他。小房间向着院子，一上午都充满阳光。奶奶看到我们搬东西直生气。为了给她消气，我答应以后陪她睡大床。这下她高兴了，夜里黑漆漆的，她喜欢躺在床上聊天。战争爆发的前一年，我们搬到奶奶家来住，由她抚养我们。四〇年的一天，我们俩正在大石桥上走，第一批德国卡车来了。“德国鬼子”，我告诉吕西安。他听去以后到处乱嚷嚷。我不得不设法让他忘掉这个词。那时我们正上中学，晚上，我们俩经常吵架，我打他耳光，他就撕我的本子。我们还用粉笔在鞋上画 V^② 字。我们吃得很差，奶奶舍不得离开我们，不肯把我们送到乡下去。所以

① 法语动词分好几种时态，现在时表示现在发生的动作。

② V: Victoire(胜利)的第一个字母。

我们一次空袭也没漏掉，食品杂货店门前也没有少排过队。每天早晨，我和吕西安一起出门。为慎重起见，我一直把他送到他学校门口。战后，我还想送他，他可就不怎么乐意了，而我还是抓住他不放。他大步往前走，我就加快速子。我们穿过胜利广场，穿过广场上卖花人的丛丛花束。每个花摊上都高高地供着那些胜利将军的肖像。吕西安停下来观看，我也停住了脚步。等我一停，他拔腿就跑，想把我甩掉。我觉得他又冷酷又狡猾。我决心以身作则来感化他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

我逐渐陷入虔诚而又严格的信仰，从中求得我的全部幸福。奶奶并没有起多大作用，她只教过我们祈祷，还有罪孽、殉难之类的说法。她的信仰，也就是她的哲学，可以用她的这句口头禅来概括：“上帝有个大饭勺，他给一切人盛饭。”慈善会的花园青翠得象绿洲，使我激动而喜悦。每逢星期四和星期天我就到那里去，在娴静的修女们的影响下，我喜欢花，喜欢刺绣台布，喜欢素雅的色彩，喜欢洁净的灵魂，这类兴趣爱好就这么培养起来了。

奶奶还去港务办公室做勤杂工。供应始终紧张，这是她最操心的事。吕西安自从有了那间屋子，天天晚上都关在里边不露面。我后悔把房间让给了他。跟奶奶睡在一起，我越来越感到别扭了。十六岁那年，我退了学，开始工作。邻近几个商人劝我租一架打字机，自己学打字——既然我出不起学打字的钱——，给人家打稿子。我想等将来手头攒了点钱，也许能做些更象样的事。我既没有天赋，

也没有雄心，只是想为吕西安作出牺牲。没有人指导我，不过，比起附近那些十五岁就进工厂的女孩子来，我觉得自己还算是走运的。

早晨我料理家务，买买东西。中午吕西安回来的时候，饭菜已经摆好，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我和奶奶的面容是宁静的，我多么自豪，这正是我称之为正经人家生活的写照。这一幅幅图景必将铭刻在吕西安的心上，影响着他，使他习惯于这种平衡，进而需要这种平衡。

明天她就要来轻轻地敲门了：

“我是安娜。”

我将把门打开，同她互相问好。

“您要走？您不需要这间屋子了？”

“不要了，我把东西都收拾好了。”

接着，将是最尴尬的时刻：表示感谢。我们都急于分手，都会想避免冗长的客套话。不过，她会提到吕西安吗？

我弟弟十四岁的时候，为两件事着迷：一是他对亨利的友情，这属于高尚的感情；另外就是带轱辘的冰鞋，一放学他就穿上。有好几个月，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听到外面人行道上冰鞋轮子滑动的声响。星期天，他一早起来，匆匆吃过早点就走了，中午回来一下，马上又走了，一直玩到晚上才回来。睡觉的时候已经抖抖颤颤，筋疲力尽。一天早晨，出于好奇，我到“五座楼”后面看了看。屋顶全都消失在冰

冷的浓雾里，黑糊糊的树枝盖上了白霜，街灯还亮着。我可不放心，打定主意把吕西安拖回家。我看见他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寒雾中，穿着那件齐腿的米色短大衣，长统袜一直拉到膝盖上，脚上穿着那双冰鞋，红围巾摘下来扔在一棵树底下。我瞧着他：他弓着膝，赤裸的大腿冻得通红，双臂前伸，正准备起滑。看得出来，他很快活：在雾中随意游荡，体味宁静孤独的乐趣、感受重获自由的兴奋，陶醉于一往无前、不受阻拦地在冰上疾驰。因为冷，他的眼睛湿濡濡的，两手冰凉，双脚发烫。不知怎地，我仿佛看见他回家走进厨房，奶奶在打毛衣，我在看书，而他则在我们俩之间飘来飘去。

好几次，我设法下午去陪陪他。我坐在一群当了妈妈的妇女中间，膝上放着他的点心，耐心地等着，一等就是六个小时，当然我随时都可以听别人谈话。但是这样一小点乐趣我也不得不放弃。因为回家的路上，他指责我监视他，跟踪他，惹他生气；他威胁说要换地方，假如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，他就干脆留在家不出门了。

奶奶和他经常吵架。奶奶嘴碎，常常在一些小事上唠叨个没完，吕西安总是没大没小地顶嘴。有时候，他也谈到亨利，但一谈到他，就显得腼腆，羞答答的，连嗓音也变了。这种吞吞吐吐的神态，使人感到他非常喜欢亨利。有一天，放学的时候，我终于见到了这个亨利。他比吕西安大，表情冷冰冰的，以此来显示他的权威。他说话慢条斯理，声音庄重低沉。这个小青年，虽然只有十七岁，却叫我望而生畏。

说不定，他还以为我是一个小姑娘呢！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虽然二十岁了，可是看上去年纪很小。我不大搽胭脂抹粉，并且以此为荣，我不穿花衣服，不肯“随俗”，而且颇为得意。

“你啊，只有你自己才觉得你与众不同。”吕西安后来对我说。

学校快开运动会了。日期定在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。亨利是训练有素的运动员，为这个体育节日进行着准备，我弟弟很想趁机露一手。每天晚上，他以为我们下楼了，就练起肌肉来。他自以为十拿九稳可以选上，这他跟我谈过，不过就象谈起所有他喜欢的东西那样，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。可这次他没捞到这份光荣，亨利选中了一个叫卡查尔的男孩，可能技术比吕西安好吧。

“要我干的是爬到杆架横梁上，拉开架势歇着，”弟弟对我说，“然后卡查尔顺杆爬上来，开始表演技巧。我就在他旁边待着，扶他两次，好让他直起身子，别的什么事也没有。我当蜡烛作陪衬，这样的事，我才不干呢！”

他还是干了。每次排练回来，他总是气鼓鼓的，垂头丧气的模样。他不愿意卡查尔取得成功，不愿意看到卡查尔在观众的掌声中频频答礼，不愿意看到亨利拍着胜利者的肩膀，把他带去喝酒祝捷。

吕西安身穿蓝色运动衣，神经质地爬上横梁，一动不动地待着。卡查尔随后也爬了上去，正当他要开始表演的一刹那，吕西安却退到横梁尽头，好象他并不知道有危险，仰

面朝天翻了下来。全场惊叫，纷纷站了起来。卡查尔从高处下来，浑身直哆嗦。吕西安赢了，卡查尔不表演了。我弟弟呢，左腿骨折，一只手腕骨裂，头上和脸上到处是伤，卧床休养了三个月，没有参加考试，后来干脆学也不上了。亨利一次也没有来看他，只寄过一张明信片来，表示歉意和祝愿。

没有人给我们写信，也没有客人来，只有我们三个人孤零零的。从窗口望出去，映入眼帘的只有对面房子的砖石。吕西安老捧着书，他对书的需要量很大。他常下棋，还抽烟。上午我一般都在旁边陪着他。一次，他向我透露了真情：憋着一肚子火，就是不想让卡查尔出风头。他这样向我推心置腹，使我心头热乎乎的，更不敢责备他了。这几个星期，是我终生难忘的。弟弟常常和我聊天，读书读到精彩的段落就叫我，笑着非要我接受他的趣味和观点不可，而他的趣味和观点，往往是和我格格不入的。吕西安的床上乱七八糟，堆满了报纸，报纸上黑体大字印着毛溪^①等字样，那时候正在毛溪打仗，可是我管不着。有几次，他说：“让我的病快好吧，只要能走动，我就当兵去。”奶奶一听慌得要命，仿佛她已经看见孙子到了印度支那——她说成中国——，正泡在稻田里哩！弟弟的伤老不见好，整整拖了一个冬天。

于是，我们姐弟俩相亲相爱的日子结束了，时间可没多久呀！吕西安又整天整天关在房间里不露面，我们的话稍微说重了点儿，他就威胁道：

① 越南地名。

“再这样，我就去当兵……。”

他在墙上钉了张地图，上面还钉了许多小旗，有三色的，有黑色的。奶奶看了很不好受，再也不敢说什么了。吕西安每天晚上出去，我知道，他是到大桥那边去了，去看船来船往、流水和倒映在水里的街灯。他身边没有钱，但很少开口向我们要。

摔伤两年后，他的身体还很虚弱，他没有去当兵，也没有出走，他跟玛丽-路易丝结婚了。

早晨，吕西安从房里出来，我赶紧把脸背过去。他唧唧嚷嚷地问声好，看样子是生我们的气，怨我们在那里，怨我们看到他。我们要是变得麻木不仁，成了瞎子，他进厨房，我们连头都不抬，他就该称心如意了。他小时候就是那样：醒来看见我和奶奶微笑着看他，他就连踢带打地说：“不，我就不……。”

每天早晨都要别扭一阵子：露面了，冷冰冰的，满脸不高兴，过老半天才有点热乎劲。我们呢，言谈举止都得小心谨慎，尽量缓和气氛，不得有半点差错。确实，早晨起床，当着我们的面做种种该避着人的动作，倒是挺难为他的。我曾经想象他梳洗得干净利落，笑咪咪地从洗澡间走出来。温存、快乐、嘲讽，各种方法我都用遍了，因为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使我们从一大早就过得愉快：我需要一种安安静静、和和气气的气氛，我希望能使他掺和进来。

有一次，我建议他到那几家给我工作干的公司去找个

事干干。“不，怎么……”他顶回我，那种轻蔑的神情，是只有自己从来没干过活、终生等待着值得自己一干的差事的人才有的。这时唯一使他神魂颠倒的，就是他的初恋。没有伙伴来讽刺、挖苦和丑化这最初的爱恋，那股狂热，和十八岁的青年赋予爱情这个字眼的全部含义，他都过分夸大和歪曲了。他想象力丰富，对他统称为“其他”的周围事物漠不关心，而这些又以厚厚的墙壁封锁了他，把他与我们隔绝了。三月份几场雨过后，家家户户的窗户都打开了。每天清晨，对面窗口总要出现玛丽-路易丝的身影，她举起双臂，理着她那黑油油的头发。开始只是一个影子，轮廓还不太分明，快到夏天的时候，逆光映照，少女金黄色的面影就衬托出来了。

一天晚上，他们俩在大门后面紧紧搂抱着，让奶奶撞见了。奶奶发了火，对吕西安说，要找姑娘到别处去，别在家里。

我不时搜他的房间，翻他的衣服。可是他故意把房间搞得乱糟糟的，藏点什么别人是找不着的。墙上的地图渐渐布满灰尘。他再也不能容忍我们，经常粗暴地责怪我们。要是跟我们说话——次数是屈指可数的——，他就狂热地大发议论，大谈在这样的时刻做一个被压迫者是如何如何的尊严。

“是啊，可是，吕西安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说真的，直到现在，你选择的只是什么也不干。”

我的话击中了他的要害，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来。

看来，他要是能给我几拳是不会不乐意的，但他却扭头进房间去了。他站在窗前，把额头紧紧贴在玻璃上，看着对面玛丽-路易丝的窗子，等她出现，给她打手势，随后就出去了。

圣诞节晚上，他早早穿着完毕。

“你不跟我们一起吃晚饭？”

“怎么不吃！不过，我要先去一个朋友家看看。”

“是个男朋友？”

“是的，我有一个男朋友。”

我们等呀，等呀，等到很晚，不见他回来。菜肴原样扣着、放着，一直等到最后一刹那，节日的欢乐气氛也随着菜肴的芬芳消散了，可一道出奇的好菜还藏在炉中哩。

“他准是和对面那个小妮子在一块，”奶奶说。

然后我们吃起来，奶奶想起了故世的亲人，说个没完。

节日过后，我打定了主意，我到圣尼古拉学校去，见到了校长。吕西安在这所学校上过小学低年级，按照惯例，教区在本区各小学都有一个孤儿的名额。我向校长讲了弟弟的情况。两天后，我收到校长的信，通知从一月份开学起就录用吕西安，让他管理晚自习。他也只能干干这种事。不久校长就约他去谈话。他收到信后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后躲到房间里去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一声不吭，和平常一样，吃完就出去了。晚上我问他：

“今天早上你收到的那封信有要紧事吗？”

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

“噢，原来是你呀！没错，准是你干的。你们就不能让我清静清静？你自己想想看，我，让我当个看小孩的？要是需要钱，你们早该说，我可以上码头，进工厂……”

不过，他还是去学校了。

月底他把工资袋带回家，往桌子上一扔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奶奶问道。她打开一看，笑了：“你第一次挣的钱！”

他怕接下去会出现动感情的场面，就出去了。

一天，吃完晚饭，奶奶半睡半醒地在饭桌旁磨蹭，吕西安对她说：

“听我说，我结识了一个姑娘，你知道她是谁，我要结婚。现在我已经工作了，我自己的事自己负责。”

奶奶先是笑，接着是威胁，然后是恳求，最后在一个星期天，接待了玛丽-路易丝和她的父亲。姑娘的父亲把家里的负担诉说了一遍，说是今后帮不了他们俩什么忙。商量来商量去，争议太多，没法达成协议，而老太太反倒更有精神了。临了她表示：“以后再说吧，反正咱们住得不远。”

这是一个寒冷的春天。黎明时分，街心花园里的露水结成了霜。我的大衣一直穿到五月份。雨水把大衣淋湿了，在炉前一烤，发出一股湿热的狗毛味。我们家，这一阵子争吵接连不休。早晨是寒冷的，没有热力的阳光下是一片苍白的颜色；傍晚时分粘乎乎的毛毛细雨下个不停。每

天早晨，我都得穿上那件沉甸甸的大衣；吕西安老是那副寻衅似的固执神情，有时大吵大闹，有时一声不吭；奶奶没话可说的时候，就用钩子一个劲地撒火。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，我们失败了。走廊墙上的灰泥一片片剥落下来，追逐着我们，一直跟到门口的擦鞋垫上。一阵风刮过，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要进屋，得敲三下门，待在大雨中，仰着头回答那声“找谁呀？”然后才能进去。这当儿，一阵阵颓丧直冲嗓子眼儿，心口上就象堵了一块大石头。我仰着头呆了几秒钟，眼睛饱噙着泪水，还掺和着雨水，我脖子冰凉，等着，等待着一个想象中的救星——那不是别的，是我们的春天。

“干脆我自己去过自己的小日子吧，不用再管他了。”我试过一、二天，先把东西拾掇拾掇，将自己的东西挪了个地儿，安顿了新的位置，这就造成一种幻觉，好象当真有了什么变动。然而，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往下过。慢慢地，一切又恢复了旧秩序，回到我以前的老样子。我依旧督促吕西安，他仍然使我痛苦。一天晚上，他回家挺早，才八点钟。白天长了，到这会儿还看得见东西。他不再出去了，坐了下来，背朝着窗户，样子很疲倦。

“你累成这个样子，是干活干的吧？”奶奶对他说，“早点儿睡吧。看你姐姐，每天晚上十点她就躺下了。反正，艾莉丝，我原来以为你会比你弟弟先结婚的……”

我叹了一口气。吕西安望着我。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

他指了指他的房门，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进屋去了。他的目光一直在盯着我，等我也跟着走了进去，他搓着手笑了起来。

“说得倒好！”他这是冲着不在场的奶奶讲的。可是不一会儿，我们俩就觉得别扭起来，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。他偷偷地向窗外瞥了一眼。或许他已经对我在这里感到厌烦了吧。

“真的，你好像是累了，是工作太累了吗？”

他于是谈起他监督的自习课。头一天，孩子们还喜欢他。现在他们已经讨厌他了。

“真倒霉，真叫人难受。从讲台上，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。上次出事以后，躺在这张床上，也只能天天这么盯着，一天又一天，目不转睛地瞅着它，天上的一星一点差不多都让我看得一清二楚，眼睛都看痛了。”

“这一切终于过去了。”我说，为的是给他打气。

“我知道，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那阵子，我就象被封在一个玻璃球里，人家看得见我，可谁也听不见我喊叫。而我呢，我一心想打碎这个玻璃球，让人听到我的声音。”

我心想：“玛丽-路易丝会听到你的声音吗？”这话我没有说出来，我还没那个胆量。他从皮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卷着的报纸，打开问我：

“你想看吗？留给你吧，你准感兴趣。”

“这会儿我没有时间看。”

话刚说完，我就后悔了。我这不是叫他扫兴吗？

“把报纸给我吧。是新的吗？我从来没看过这种报。”

“新的。而且非常重要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有点吃惊。

“这些人都是坚决反战的。”

“反什么战？我看谁都反对打仗。”

“你真的这么看？五年来一直在打仗，你难道不知道？”

“啊！那可是在印度支那呀！”

我说这句话时的轻率语调，我至今还记得。战争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悄悄地进行，起因很难说，仗打得似乎不错，是一种健康、有活力的证明。

“好，就这样吧。”吕西安对我说，似乎他意识到，再说下去也是白费时间。“现在，该睡觉了。”

“你走后，我还住这间房间。”

“我走到哪儿去？”

“你不是说，你要结婚，要不就走吗？我不是说你去当兵。不过，总有一天你会从这里跑掉的。”

“那你呢？你不跑？奶奶老了；要是就剩下你一个人……你也永远不想走吗？”

他的声音被堵住了：原来他有个坏习惯，脱毛衣爱把领子往上拽，把嘴也堵住。他走到我旁边坐下，两只胳膊还留在袖子里。我正在捉摸该用什么字眼。我很想把话说得婉转些，不提玛丽-路易丝的名字。谁知道呢？说不定将来有一天，他会偶然想起我今天的这席话，就象翻出多年前夹